



WOMAN  
AND  
NATURE

女人与自然

她内在的呼号

[美]苏珊·格里芬/著

毛喻原/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W O M A N  
A N D  
N A T U R E

女人与自然

---

她 内 在 的 呼 号

[美] 苏珊·格里芬/著

毛喻原/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usan Griffin: Woman and Natur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first edition 1994 of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1994 by The Guilford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原出版社 Guilford Press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4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与自然: 她内在的呼号 / (美) 格里芬著; 毛喻原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66-8526-0

I. 女… II. ①格…②毛… III. 女性-人生哲学-研究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5513号

## 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

NÜREN YU ZIRAN — TA NEIZAI DE HUHAO

[美] 苏珊·格里芬 著

毛喻原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朱子文 陈慧

责任编辑: 朱子文 陈红兵 责任校对: 周志军

封面设计: 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70mm × 625mm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04千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二版序言

自从我写《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之后，20年过去了。如果对照时间的进化尺度，比如从最初有生命的细胞变成树、动物或人所需要的时间，那20年的岁月似乎就只能算是一段很短很短的光景。然而本书却是在这些年间一场日益加重的危机之中写成的。那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悬浮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上，即使是最短的时刻也承载着一种巨大的压力。

尽管20年前，我就在为地球的命运担忧，但当时的我对它的态度却比现在更为乐观。一般说来，那是一个充满了更多希望的时期——这倒不是因为当时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而是因为整个环境被人们的幻觉所充满。1974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与我同时代的许多男女都在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我们试图去回答那些与种族和性别、暴力和权力有关的带有探索性质的重大问题，在这个过

程中，为了得到某些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途径，并寻求某种改变，我们对我们所继承的那种文化作了深刻的反思。

在我教书与写作的70年代中期，我对那些古老而刻板的关于女人的观念抱有强烈的兴趣。只要涉及欧洲的艺术与文学，似乎也包括大多数与之有关的哲学与科学文本——甚至在欧洲语言的结构中也有所表现——人们总是设想：女人与自然的关系比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这种观念，我不敢恭维。在欧洲传统的等级排序中，不仅人的地位在自然界所有其他事物之上，而且男人离天堂的距离也要比女人更近。简言之，这种女人离自然更近的观念是为男人控制权辩解的一种说辞。

在女权运动那些最令人兴奋的岁月，仍有一些让这种说法改头换面的人提出，女人的确离自然更近，这是一种想使我们显得比男人更“优越”的说法。要是这一说法成立，那么，男人通过它们而获得掌控权的那些品质排序——比如理性及大脑冷静的能力——就应该来一次置换。理性本身变得可疑，而充满激情的感官享受却应该受到尊崇。

无论在传统还是相反的意义，我都不赞同女人与自然的关系比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的观点。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样事物，包括理性的思想，都是自然的一部

分。所以，一样东西有可能比另一样东西离自然更近这一说法，对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似乎非常有可能的倒是，一种性别也许会比另一种性别更能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种意识上表现出来的差异肯定也应该得到认真的探讨。今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女权运动，愈来愈多的妇女总体上正在背离传统的女性角色，在某种情况下，她们比男性更显得脱离了某种自然进程的意识。但即使是那些对尘世之物的存在本质有一种更直接认识的妇女，由于她们扮演的传统的家庭角色，也不会因为这种倾向而获得新生。他们是被社会按照它的要求来塑造的。正如西蒙·波伏娃在20世纪中期所写的那样，“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相同的话也可用来说明某些男人的那种倾向，这些男人不仅想让自己与自然分离，而且想让自己与现实的生活过程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行为与遗传学没有什么关联，而与别的人类倾向关系甚大。当文明通过艺术、科学和习俗的影响来使某些观念得以具体的表现时，我们这些被这种文明哺育出来的公民就会被这些观念所同化。恰如奥斯卡·怀尔德所写道的，“艺术被生活模仿”。

如果社会已经成功地用一套最终能够削弱人类天性的观念来塑造了男人与女人，那我们现在就离一种用某种哲学去塑造地球的危险不远了，这种哲学不仅要去限

制自然，而且试图消灭自然。由于那些意在控制女人与自然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把一种深刻的不合逻辑性、一种极度的焦虑、一种真正的恐惧包裹了起来，所以，对于一种试图逃避自然过程的文明来说，它们就充当了一种发动机的作用。这种自然过程肯定包含着变化与损耗，自身的脆弱性，开始是增强，随后便是力量的衰竭，死亡。女人与自然的结盟并不仅仅是用来为压迫女人的目的服务的，它同时还充当了某种否定性的手段，成为了回避那个简单真理的工具，这个真理认为，人类的存在是沉浸在自然之中的，是依赖于自然，并与它不可分离的。通过想象女人与自然靠得更近，那么，设想男人离自然更远也就成为了可能。这样一来，男人与女人都可以沉溺在那种人类能够摆脱死亡，同时也能摆脱对自然有限资源的需求与需要的幻觉之中。

现在谈论自由市场增长话题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就仿佛市场与地球的需要没有关系，而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能够像数字一样地增长，没有边界，没有终极。此乃统治这个世界的最新幻觉，好像通过意志的力量，人类就能够按需要成倍地再生自然资源。但是由于迷恋我们热衷的那种自由，我们便忽略了其他的自由——比如从一种被限定的哲学中，从一种自我欺骗的习惯中获得解放的自由，以致不能去珍惜我们实际所拥有的那

些东西：生命。

当我写《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时，在我发现的东西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被禁锢在头脑中的自由的眼光。这本书是用一种诗体散文的风格写成的，这种风格允许我绕开我们文化中那种貌似逻辑的命题去自由穿梭，不仅去发现令我们恐惧的那种机制，而且去找到一种智慧存在的证据，这种智慧曾经古老，但仍然新颖，曾经被人遗忘，但却依旧充满活力。

如果接下来的20年在这颗星球的历史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么，这种智慧——逻辑与情感的结盟，现实与想象的联姻——它未来的命运就完全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是我们的生存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请抱着放松的心态来阅读这本书，一直读到书页的边缘，然后从书页的空白处进入另外的书本，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可能。

苏珊·格里芬  
1999年于伯克利

## 序 言

这是一部奇书，所以，在这儿写上一篇类似序言的东西很有必要。我大约在三年前开始写作此书，是我被邀请去主持一个关于女人和生态学的讲座之后。我为生态学运动感到担忧，因为它经常把解决问题的重担压在女人身上，这些问题就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文明。在那个讲座中，我曾经说过女人过去一直都被要求去清洗梳理，对此，我愿意补充一点看法，即与他们自身比较起来，男人更倾向于把女人看作是肉体的存在物，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直接面对男人那种认为女人比他低级，离自然更近的观点时，男人不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有甚者，把自己看成是一种比自然更高之存在的事实似乎对我来说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这本书就取名叫《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觉通过一种非逻辑的方式，即一种联想式的写作，遵循我的直觉或未教化的自我，我最容

易去发现我的一些关于文明男人之逻辑的思想。所以,在此书中,我的行文像诗,并且像诗一样总是伴随着情感开始。本书对宗法思想(或受过教育的男人的思想)最严厉的控诉之一是指出,它自称客观性,并排斥感情,所以,本书采取一种融合感情的文体是恰如其分的。

由于宗法思想自称是无感情的(客观的、孤立的和反对肉体的),所以在本书中关于西方文明的格言、关于女人和自然这一主题的科学讨论,我是用一种带有专横语气的仿辮诗文体来写的。这种文体很少使用人称代词,绝不用“我”、“我们”之类的字眼,它几乎总是自诩发现了绝对的真理,或至少自以为拥有发现这种真理的权利。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这种父亲式的声音对我来说完全是真实的,我对它心存恐惧。这种声音以一种被确认的舆论形式呈现在我的面前,并且告诉我,我作为女性的身体对它做出的反应是荒诞的(没有根据、歇斯底里和偏激的)。你可以从使用诸如“命中注定”、“人们认为”这样的句子中辨认出这种声音。许多探讨都涉及到这种声音的重建:我试图准确地保持这种风格和语调。

本书中作为我的声音开始的另外的声音,总是会迅速插入其他女人的声音和来自自然的声音,我会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声音与我的声音是同一的,尤其当我读到男人对我们的那些观点的时候。这是一种形象化了

的、感人心脾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尽管你会在行文中发现不止两种)是用不同的风格写出来的;这样,一种对话便自然暗含在了整本书的文本中。

书的第一部分,我追溯了宗法主义者关于物质性质,或自然性质论断的历史,依次按年代列举了整个历史上男人关于女人天性的观点。通过这种哲学式的开头,该部分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宗法逻辑对物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在第一部“物质”这部分内容中,我把对女人与自然的类似描述继续引入到了对大地、树、牛以及我们存在于父权制社会的身体的探讨之中。

第二部分取名为“分离”,是以描述女人的子宫与女人的身体分离开始的,并列举和抗议了由文明男人的思想和生活所制造的那些分离——思想与情感的分离,肉体与灵魂的分离——揭露了父权制社会要求我们去接受的那种分离的现实。第三部分叫“道路”,最终是要求把我们的意识从父权制社会的意识中分离出来。所以,第四部便被冠以了“她的目光:现在,她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这样一个标题。

在“她的目光”中,我们通过宗法主义的眼光在开始两部分中所看到的一切在这里又得到了重现。所以,这一部分完全不是一种不同观察方法之描述的乌托邦空想。比如,作为“先知密室中的雄狮”被称为“动物园”反映在“她的

目光”中的那一节其情况就是如此。在写“她的目光”这一部分时,我已经想到,这一部分应该像一面镜子,所以我试图把这些章节放在同一种模式之中(后面的除外)。但最终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目光”不应该如此狭隘。

当我在写《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时,我在书中所创造的那些空间对我来说便开始变得真实起来;当我抛开一切,专心投入“她的目光”的写作时,我仿佛感觉我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并且呼吸到了一种内心解脱的气息。

我希望读者能像我一样进入这些空间,怀着激情穿过这些凝视的道路,并且像我一样听见那些声音,尤其听见那种由女人与自然合奏出的伟大的旋律,这旋律将随时间而永存。我也希望读者知道尽管这仅仅是一本书,仅仅是一个编写的故事,但作者倾注在那些言辞中的感情却非常真实。所以在这些关于女人与自然的章节中,我们有理由让我们的感情得到升华。

苏珊·格里芬  
1977年于伯克利

## 致 谢

要去追溯人的思维方式绝非一件易事；自始至终，我的思想都是其他女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我是把“思想”当做中国字“头”与“心”的合并形式来使用的）<sup>①</sup>。通过我家庭中的女性，我了解了日常生活的必要性，了解了那些她们必须要去做的料理家务、抚养孩子的工作——还有所有那些生活在一种误称和误解我们经验的文化中，女人们知道去为自己的感情正名的内容——我把这一切都写进了这本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在一种由别的女性语言与意向所界定的时空观念中形成的。这种语言与意向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该运动才使得这样一种时间和空间成为可能。否则，就不会有这本书了。所以，从现在算起，我欠那些一百年，甚至数百年来在这一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女性真的太多太多。

---

① 我把这种见地归功于黛安娜·沃尔夫的《中国书法》（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1975年）一书。

我要提到在本书的写作中为我提供过帮助的一些人。我的编辑, 弗兰·麦卡洛(Fran McCulloch), 她的英明与支持一直伴随着我的写作。我对她的杰出才华与优雅风度深怀感激; 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 她所做的工作、深厚的友谊和远见卓识, 在本书整个的写作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两位女性在我写作本书的某几个艰难时期确实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另外让我感谢克里斯滕·格里姆斯特(Kristen Grimstad)和苏珊·伦尼(Susan Rennie), 为了她们热情的友谊和不断的鼓励, 以及她们那种始终如一的令人感动的性情。这里, 我必须提到弗朗西丝·贾菲(Frances Jaffe)、马克·利伦瑟尔(Mark Linenthal)和贝弗利·达伦(Beverly Dahlen)。琼·乔丹(June Jordan)一直给了我深刻的理解和支持。蒂勒·奥森(Tillie Olsen)、凯思琳·巴里(Kathleen Barry)、凯思琳·弗雷泽(Kathleen Fraser)、里纳·罗森沃瑟(Rena Rosenwasser)、帕特·卢米斯(Pat Loomes)、卡伦·彼特森(Karen Petersen)、J.J.威尔逊(J.J. Wilson)、塔妮娜·基特拉克斯(Thalia Kitrilakis)、芭芭拉·克里斯琴(Barbara Christian)、克洛蕾·鲍尔斯(Gloria Bowles)、卡洛尔·米雷(Carol Murray)、瓦雷里·米勒(Valerie Miner)、玛丽·迈克(Mary Mackey)、凯蒂·米利特(Kate Millett)、阿尔特(Alta)、罗斯·罗森(Ruth Rosen)、南希·斯科特(Nancy Scott)、海伦·文策尔(Helene Wenzel)、琼·莱文森(Joan

Levinson)、哈里雅特·怀特黑德(Harriet Whitehead)、桑迪·鲍彻(Sandy Boucher)、芭芭拉·麦克朗德西(Barbara McClandish)、南希·斯诺(Nancy Snow)、朱迪斯·万·艾伦(Judith Van Allen)与伊夫·梅里亚姆(Eve Merriam),他们都读过我的部分手稿,既给了我鼓励性的,又给了我有益的批评性回应。我要特别感谢麦切尔·格里夫(Michelle Cliff),因为她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认真的阅读,以及她对我一以贯之的善意的支持。卡洛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ol Smith Rosenberg)给了我大力的支持,她的学术成就和关于妇女历史的著作使我受益良多;就像罗宾·摩根(Robin Morgan)一样,在收集重要的资料方面,她给了我宝贵的指导。与克莱尔·菲希尔(Claire Fischer)和弗洛伦斯·拉什(Florence Rush)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我与布什·南希·里夫斯(Both Nancy Reeves)和玛丽·费斯特纳(Mary Felstiner)交流了科学史方面的问题。卡洛琳·伊尔蒂斯(Carolyn Iltis),一位思想深邃的科学史专家,与我分享了她的学识,她的工作为我树立了榜样,给了我巨大的鞭策。如果我没有读过玛丽·戴利(Mary Daly)的《超越上帝》,这本书就不可能存在,玛丽的书启发了我的思想,打开了我的思路。我感谢她,因为她对我手稿的阅读和那些美妙的、令人陶醉的对话。就像与苏珊·谢尔曼(Susan Sherman)的交流一样,奥德·洛德(Audre Lorde)发表在《蝶蛹》杂志上的文章

“诗不是奢侈品”对我有极大的影响。莫尼克·维蒂希(Monique Wittig)在一段文字的翻译中为我提供了帮助,贡献了她的成果与思想。让我感谢艾伦·莱温(Ellen Lewin),因为她在医学探讨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让我感谢查伦·施普特纳克(Charlene Spretnak),因为她向我提供了大量的剪报与资料。温德尔(Wendell)和丹娅·贝里(Tanya Berry)与我讨论过女人与自然方面的问题,并且在我争取去对肯塔基州露天矿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山鹰》的编辑向我说明了坎伯烂山区由于开采露天矿而引起的环境破坏情况。琼·梅德林(Joan Medlin)帮助我整理了这本书的脚注和参考书目。此外,我要感谢范琼·刘易斯(Fanchon Lewis),因为她给我打出了漂亮的手稿,感谢她的坚韧与宽容。我一定要感谢“环境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系开设的一个课程)的那些主持人,大约四年前,他们邀请我去做了一个关于女性与生态学方面的演讲,由此,我才在这个方向上开始了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我要感谢国家人文科学资助基金会,它为我写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提供了时间和场所。

最后,尽管有大量女性所做的工作和她们的作品没有在这本书里被直接提到,但它们对我的作品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我特别想到的是乔治亚·奥基夫(Georgia O'Keeffe)的绘画、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的小

说、约瑟芬·迈尔斯(Josephine Miles)的诗歌,我经常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我特别想提到黛安娜·迪·普里马(Diane di Prima)、乔安娜·格里芬(Joanna Griffin),想提到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的作品。在这本书中,还有太多别人无法看到的灵感来源,我感谢那些可敬的人们。